

常。許多企業已經恢復工作，並且恢復生產。千千萬萬的糧食店及其他商店已經復業。煤礦的生產率已漸提高。匈牙利農民已經完成了田間的秋季工作。匈牙利人民現在所需要的是和平與寧靜；他們不需要引起在大會中討論這個問題的挑釁辦法，他們也不需要聯合國的視察員。

一五七．爲了這個原因，匈牙利代理外交部長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致秘書長的電報〔A/3414〕中稱：

“匈牙利政府仍然堅持其過去的立場，認爲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以後在匈牙利發生的事件，完全是匈牙利的內政，不在任何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組織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匈牙利政府認爲准許聯合國視察員進入匈牙利領土就是違反匈牙利主權，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一五八．古巴代表 Mr. Nuñez Portuondo 特別熱烈主張干涉匈牙利內政。他高談自由，民主，人權，及其他。但是他怎樣能配自稱爲自由與民主的戰士呢？在他的國家內，Batista 的獨裁政權，根深蒂固。正在 Mr. Nuñez Portuondo 準備有關匈牙利問題的最新誹謗時，古巴境內發生了叛變，反對獨裁者 Batista 的政權。叛變者要求獨裁者辭職，要求舉行民主的普選；古巴政府對叛徒們採取了殘酷的手段；有些人因之死亡，其他的人負傷，另有千百人被捕；這些事各位都可以在美國報紙上看到。在古巴人民被剝奪最基本的民主自由時，古巴代表在大會中却要多管閒事，干涉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內政。我記得那一句很有名的話：“爲什麼只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一五九．白俄羅斯代表團對於這個主張干涉匈牙利內政的決議草案，堅予拒絕，將投票反對它。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第六〇七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Prince WAN WAITHAYAKON (泰國)

議程項目六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大會第二緊急特別屆會所審議之問題(續前)

一．Mr. JARAMILLO ARRUBLA (哥倫比亞)：我們對於匈牙利問題，均所深悉，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均曾以多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出席大會的各國曾以絕大多數通過若干決議案，請蘇聯政府立即停止對那個偉大民族的一切武裝攻擊及以任何其他方式干涉其內政的行爲。我們通過這些決議案的聯合國會員國確很遺憾地看到本組織的努力，毫無功效，因爲不管我們的一再要求，蘇聯軍隊仍然盤踞匈牙利領土，並且似乎毫無迅速撤退的希望。

二．哥倫比亞自立國以來，均忠實履行其所承擔的各種義務，並且一貫尊重各國友好關係所依據的原則；這樣一個國家的代表，對於現有的國際危機，尤其是聯合國本身的前途，不能不深表關切。

三．在過去幾天的各次會議中，我們注意傾聽在這個大會會堂中所發表的許多高論，我代表團對於這些言論，在國際輿論方面所引起的反響，不得不表示焦慮。因爲世界各地的億萬男女人民都密切注意這些辯論，他們所要的不是這樣多的演說，而是更實際的效果。

四．數日前我離開我國前來本大會時，我從各種政見不同的報紙中看到它們對於匈牙利非常情勢的評論，它們全都顯然懷疑這個世界組織的效力。現在我無須遠求，只要在我們會所門前，就可以看到許多國籍不同的人羣，手執標語，要求多行動，少說話。

五．我知道在聯合國憲章之下，大會僅有權提出建議。但是那些在雅爾他奠定聯合國基礎的人，並沒有要使本組織成爲笑柄，如果他們沒有規定由大會採取行動的辦法，或者他們認爲不宜建立機構以執行其決議，所有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以及這個極關重要的組織自己就有責任，立即修改憲章，使

大會本身能有力量強制執行其今日所不幸僅能稱為建議的決定。

六．我們也不能說依據憲章，安全理事會有權力採取執行措施，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它受那個有名的否決權的拘束，使若干理事國能夠阻撓任何應有的行動。我指出這種衆所周知的缺點，僅求使我們這個偉大且有必要的組織，更有效力。雖有這種缺點，在最近經我們以適當儀式紀念慶祝的十年歷史中，我們也確有令人滿意的成績。在各種爭端與衝突中，例如印度尼西亞與荷蘭的爭執，喀什米爾，巴勒斯坦及希臘北部邊境等問題，進行了調解和妥協，都有很大的成功。此外還有在其他方面所做的工作，都充分證明了本組織在這方面的效力，以及這種機構對和平解決爭端是如何重要。

七．但是，調解和妥協顯然需要當事各方的誠意，及欲求解決的願望，聯合國憲章的一個大缺點是它未載有任何規定，使大會能於侵略國或爭端當事國沒有善意或誠意時，使它的決議發生效力。

八．否則，我們就無須討論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進一步辦法，再度要求蘇聯政府遵守大會前已通過的各決議案；我們或可即行通過處理這種情勢的實際措施，例如經濟制裁或其他適當行動，或者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施。

九．對於蘇伊士爭端的事件，大會的表現可以說比較良好，這可以從法國、聯合王國及以色列宣布遵守其決議案中見之。這三個國家對聯合國所表現的深刻責任感，值得加以讚揚。雖然如此，大會顯然不應該仍然處在只有依賴各國具有誠意時，方能採取有效行動的情勢。對於那些採取相反的政策，完全不顧道義，不尊重其他國家或世界輿論，藐視憲章原則及各國和平關係原則的國家，就毫無力量，不能有所作為。這種組織只能在聖人君子之中，方能維持和平。

一〇．我無須對本大會指出，在我說明必須使我們的決議具有效力時，我只是遵循我國的一貫政策；因為哥倫比亞一貫願意採取行動，支持本組織的決議，這是不應忘懷的。這種態度，表現於我國軍隊英勇參加朝鮮戰事，以保衛聯合國的原則，我們的軍人繼續在埃及又有新的表現，他們首先參加了大會依據其大無畏的決定所設立的緊急軍。

一一．我代表團對於現在所討論的決議草案[A/3413]的各提案國所表現的關心，深具同感。我們同意他們的要求，希望蘇聯迅速停止一切干涉匈牙利內政的行動；我們同聲要求蘇聯停止放逐匈牙利人民，並將業已放逐者遣回家園；要求它將軍隊撤出該國，並且停止其對這些英勇多難的人民的壓迫。

一二．因此，我們將投票贊成該決議草案，認為我們應該不遺餘力地使用和平勸導的辦法，從這個令人痛心的悲劇中獲得相當滿意的結果，因為我們仍然相信本大會所作的明智決議的道義力量。

一三．我代表團亟願表示贊同現所討論的決議草案，因為該草案再度要求蘇聯及匈牙利當局遵守前已通過的各決議案，准許聯合國視察員進入匈牙利領土，於境內自由旅行，並將調查所得報告秘書長，也因為它要求這兩國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以前將它們准許聯合國視察員入境之意，通知秘書長。

一四．我代表團認為必須堅持蘇聯及匈牙利當局應該准許這些視察員入境，尤其是為共產黨方面辯護的若干發言人昨天所說的話如果屬實，則匈牙利的的生活已經恢復正常，戲院，學校及工場都已開門，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准聯合國視察員前往該國呢？

一五．我代表團在投票贊成現所討論的決議草案時，不得不提請注意無可推諉的援助匈牙利難民的责任。哥倫比亞重申其過去的諾言，準備收容難民一〇,〇〇〇人，並竭誠希望他們的不幸境遇，不日即可轉佳。

一六．我身為天主教徒，對於蘇聯代表團團長 Mr. Kuznetsov 昨天在此地對教廷重臣匈牙利樞機主教 Cardinal Joseph Mindszenty 的理無攻擊，也不能沉默無言。樞機若干年來和他的人民一同在共產主義的迫害下，很勇敢而且毫不屈伏地受盡了痛苦。

一七．我們全都看到他關於最近慘痛事件的陳述，以及他對其人民所受的苦難的描述，我願意提請注意這些聲明中的一段。在有人問他匈牙利境內教會情形如何時，他答稱，他希望美國及全世界的輿論都知道共產黨人把匈牙利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該國亟待救濟。他請美國人民憐恤該國。匈牙利人

民需要藥品和糧食。他當時不能多說話，因為他必需保養他的嗓子。他為世人祝福。

一八．像哥倫比亞這樣重視精神生活，愛好和平，遵守法律，敬天畏神而且崇信道德價值的人民，在看到匈牙利這種不正常情勢時，不能不重申其堅定的立場。我代表團在表示其態度時，將指出天主教教宗庇廬十二世的權威宣言。他在其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全世界各主教的通諭中，以下開動人的詞句，為匈牙利及其他被迫害的歐洲人民要求公正的和平：

“不管擁護不信神明的共產主義者如何以一切辦法，想從這個人民的思想中剷除其歷代相傳的宗教，但我們深信他們原有對救主的信仰敬愛，仍能鼓舞他們的靈魂。因此我們深信這個極崇高的民族，即令在他現所身受的嚴重苦難之中，仍將向上帝熱忱祈禱，祈求建立在正當秩序上的和平。我們也切望全世界所有的真正基督徒，博愛為懷，與他們飽受災難虐待的弟兄們共同祈禱”。

一九．Mr. DE FREITAS VALLE (巴西)：我代表團直到此時方參加辯論，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因為我們對於各代表團詳細說明，並且正確提議本大會應行採取的行動辦法，不能再增加任何新的積極主張。第二，我們的立場，在第二特別緊急屆會討論這個困難問題時，並於我在一般辯論時所提出的演說[第五八一次會議]中，已有充分說明。

二〇．我們現在得悉一個極關重要的新事實。據我們看來，此項事實可以闡明匈牙利情勢中混亂不清之處。我所指的是南斯拉夫國家元首在浦拉(Pula)所發表的演說。我對於 Tito 元帥的聲明，極為重視，不但因為他是一個堅決努力爭取獨立，獲得全世界敬重贊美的國家的元首，也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深悉蘇聯在實施外交政策時所採用的手段與辦法。

二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態度係以透過環繞着每一項蘇聯行動的密幕所漏出的極有限的情報為根據。它也以我們對於飽經患難的匈牙利最近事態的智識而獲得的合理意見與結論為根據。現在 Tito 元帥發言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一個極關重要的證人的陳述。因為他本人參加了與蘇聯領袖的若干談話，這些談話引起了蘇聯武裝干涉被征服的匈牙利的內政。

二二．首先，Tito 元帥否定了蘇聯代表團所提出這個革命的反動性質之說。他很明顯地指出：“一大部份的勞工階級及進步人士”對蘇聯軍隊作戰；又說他深信在“示威運動”開始時，不能說有任何反革命的傾向。然後，南斯拉夫領袖稱蘇聯的干涉為“最不幸的錯誤”。他又說“這個錯誤是蘇聯領袖們不幸仍然相信軍事力量可以解決一切所造成的結果。但是事實並不如此”。

二三．據我們看來，這個深明真象的負責陳述，是對蘇聯在國際關係方面行動的最有力的譴責。社會主義受到了打擊。Tito 元帥說，由於蘇聯在匈牙利行動的結果，連累了社會主義。

二四．我們同意這種意見，我們也與南斯拉夫元首同樣地“希望蘇聯同志們的眼睛，能夠看到一點光明，希望他們能夠了解不可能再這樣做”。

二五．我從浦拉演說中所引述的各段，無須再加解釋，我此時不豫備再多說。

二六．在結論中，我要說明我深信在與蘇聯有密切連繫的各國中，有一個無可挽回的趨勢，這就是要求更大的獨立。匈牙利的英勇人民是在終能得到全面勝利的鬭爭中首先流血的人。我們對這個民族要表示我們的深刻敬意和無限贊美。

二七．我國政府已經表示願意收容匈牙利難民三,〇〇〇人，自十一月初就在奧地利工作的巴西移民委員會已經接到指示，採取必要步驟，實現我們的諾言。

二八．對於十四國提出大會的決議草案 [A/3413]，最後還有一句話說，如果匈牙利的事實政府能夠遵守大會前此所採取的決議，就無須再有這個決議草案。但是為求布達佩斯當局明瞭聯合國決定不放棄匈牙利人民起見，我認為通過這個決議草案是適當的，因此我代表團將投票贊成該草案。

二九．Mr. MICHELET (法蘭西)：早幾天，美國代表在這個發言臺上 [第五八三次會議] 以充滿情感的音調，說他隨着 General Patton 的解放軍到達考集中營時所看到的悲慘景象。現在對各位發言者是曾被囚在達考的一個囚人，是許多匈牙利愛國志士的牢友，這些人的姓名和傷痛的面貌永遠留在他的記憶之中，他是許多馬亞 (Magyar) 民族志士的忠實同伴，這些志士們在忍受納粹集中營的

痛苦之後，現在又被押送到另一個罪惡的集中營世界。

三〇．我們從報導前後相符，絕對可靠的新聞通訊社獲得了我們沒有想到會再聽到的事件的詳情。在天色未明前，敲門的聲音，人們在他們親愛的家庭中被捕，被送上囚車（在當地稱爲：斯大林臥車）；從地板或車壁縫中塞出來的悲慘消息，被仁慈爲懷的陌生者所檢到；前往一個不知地名但是必然可怕的目的地的悲慘旅程。

三一．要說這些報導只是惡意虛構的謠言，像昨天有人在此地所說的，實在是荒唐，幾分鐘以前，我收到不到三星期以前，即十一月十五日所發出的封可靠的函件，署名者是一位匈牙利同志，經由聯合國正式承認的組織（反對集中營辦法國際委員會，它在主席 Mr. David Rousset 的領導下，代表過去被放逐的一〇〇,〇〇〇人發言）送到我的手中。我現在宣讀其中幾段：

“具函人學生 Peter Vereshazy，原爲布達佩斯（第七區）居民，本着良心，作下開陳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約近上午九時，我和十六歲的妹妹到鄰近的祖父家去。在 Aradi 街及列寧路口，有蘇聯士兵三名，便衣俄國人一名及便衣匈牙利人一名，叫我們止步。他們強迫我們到一個店裡去，裡面已經有其他青年人十名，包括少女三名。在我們表示抗議時，該俄國人兩次打我的臉，一個俄國兵打我的妹妹，他們搜查我們，在我身上搜出一張革命傳單，我立即遭受毆打，其後不久，就有一輛載重汽車停在面前，他們把我們送到西站。此時已有約二十人。我們被帶到一個地下走廊，他們在那裡將男女分開，從此我就沒有再看見我的妹妹 Vera。”

這個悲慘的記述繼續說：

“火車於天明時開出。在開出時，每一個人都唱匈牙利國歌，俄國人朝天開槍，叫我們停止。我們走了兩天兩夜。在白天的時候，火車停止的時候比開動的時候多。我們曾經兩次得到熱湯及一五〇公分的麵包……”

“一月十八日，約近午後四時火車又停止了。我們知道，我們已經過了提薩（Tisza）山

脈，在索爾諾克城附近。我們也知道火車不能開行，因爲匈牙利鐵路工人罷工……”

我們參加歐洲抵抗運動的人，都記得我們如何常使鐵路交通中斷。

“在火車再度開動時，我們開始拆地板；到了夜裡，於火車停在一個大村庄附近時，我們一個一個地溜出車廂……”

我不預備宣讀這個悲慘信件的其餘部份，只讀其最後幾句：

“……經過許多困難之後，我達到奧地利邊界。俄國軍隊向我們開鎗，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清晨，我進入奧地利。奧地利當即熱烈接待我，我極爲感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書於維也納。

“(簽名) Peter Vereshazy”

Mr. Vereshazy 簽名時有市政府官員一名在旁作證。

三二．安全理事會和大會企圖直接與蘇聯政府，或者與受它指揮的匈牙利當局，討論這些事件，已經整整有一個月。但是，絲毫沒有得到反應。

三三．然而就在昨天〔第六〇五次會議〕，我們聽到 Mr. Kuznetsov 的陳述，充分認識了聯合國絕大多數國所說的話，與蘇聯政府所說的話是如何的不同。

三四．事實的本身極爲簡單，爲求了解這些事實，我們只要回憶十一月三日的事件，這些事件引起了這個辯論所討論的一系列情事。

三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安全理事會曾舉行會議〔第七五三次會議〕。各位都記得擺在安全理事會面前的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常任代表團的一件照會，其中載有十一月二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總理兼代外交部長致聯合國秘書長的函件〔S/3726〕。由 Mr. Nagy 簽名的那個重要文件如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接到其他確實情報，主要的是軍事報告，據稱龐大蘇聯軍隊越過了國境向布達佩斯進軍。他們佔領了鐵路線，鐵路車站，及鐵路安全設備。此外又有報告稱在匈牙利西部領土內，也有由東向西的蘇聯軍事移動。

“依據上述事實，匈牙利政府認為必須將這些與我們人民共和國為敵的步驟，通知蘇聯大使館及駐在布達佩斯的所有其他各外交代表團。

“同時，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關於撤退駐在匈牙利的蘇聯軍隊，及關於實行廢止華沙公約的談判地點的具體提議，並且提出了政府代表團成員姓名的名單。此外匈牙利政府向布達佩斯蘇聯大使館提出了提案，主張組織混合委員會，籌備蘇聯軍隊撤退工作。

“茲請閣下號召各大國承認匈牙利中立，並請安全理事會訓令蘇聯及匈牙利政府立即開始談判”。

“我並請閣下將上文所述各節，通知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

三六．如此，本組織會員國的合法——我強調“合法”二字——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警告說，另一個會員國不願它所明白表示的願望，繼續遣派軍隊進入它的領土，因此它請安全理事會在它願與另一國舉行的談判中，予以協助，俾得撤退駐在其領土內的外國軍隊。

三七．我此時不擬論及在這以前的事件，當時蘇聯軍隊曾對手無寸鐵的示威人民開鎗，這種干涉行為的本身就應該由聯合國採取行動。我祇要強調有二十個可靠證人所報導的一件重要事實：蘇聯兵士拒絕對匈牙利工人及青年愛國志士開鎗，我可以指出他們因此保全了他們國家的榮譽。

三八．在十一月三日，沒有一個人懷疑 Nagy 政府的法律地位。就連蘇聯代表也沒有懷疑。在那一天，Mr. Sobolev 對安全理事會說：

“有人請我對匈牙利與蘇聯代表現就匈牙利境內蘇聯軍隊問題進行談判的報導，加以評論。我可以證實此項談判，現正在進行中”¹。

三九．此外，該日自稱為代表 Nagy 政府，其後幾天，我們又聽他在這個發言臺上，極可憐，極厚顏無恥地說他代表 Kadar 政府的一位 Mr. Szabo，也提出了下開陳述：

“...我很滿意地向理事會報告今日自布達佩斯收到的下開頗有希望的情報”。（各位對“頗有希望”那幾個字之無恥，當可了解。）“匈牙利及蘇聯軍隊領袖們於今日五時開會，雙方均就撤退蘇聯軍隊所牽涉的技術問題，表示了意見。他們同意分別研究對方的提案，並將於今晚十時（布達佩斯時間）再行開會。依照蘇聯提案，在達致協定以前，不再有軍隊入境。”²

四〇．幾小時以後，包圍舉行所謂談判地點的蘇聯軍隊，極兇暴地停止了會議。Nagy 政府人員被架走了，一致奮起的匈牙利人民，從外國軍隊手中受到了歷史上最可怕最殘酷的壓迫。

四一．今日却有人主張曾自匈牙利合法政府首長收到呼籲的本組織，應該接受蘇聯政府及該政府所扶植的傀儡的陳述，同意這是一個僅與匈牙利有關的內政事項！蘇聯代表團很明白沒有一個自由國家能够接受這種主張。

四二．還有，我昨天聽到 Mr. Kuznetsov 的長篇演說時，有一個感覺，認為布達佩斯的悲慘事件，甚且已經不是匈牙利的內政事項，而且成了一個蘇聯國內管轄的事項。我相信確實如此。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應該不再努力。我們當然應該因此而更加努力。

四三．有許多發言人已經指出，不管本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的各項決議案，蘇聯政府不但沒有將其軍隊撤出匈牙利，而且反繼續遣派軍隊進入該國。我們還不知道大會號召對匈牙利人民予以糧食及救濟的決議案，實施的程度如何。而且不管秘書長的努力，他仍然沒有能够獲得許可，遣派視察員前往匈牙利。

四四．尤其是印度代表在這個發言臺上以極大的熱情與信念所堅持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決議案 (A/RES/408)，至今尚未實施，雖然 Mr. Menon 曾警告說：

“...我希望我的聲音能够達到更遠的地方。我有責任在此地指出：匈牙利政府如果不儘速對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我們不以代表政治集團的方式提出，而是反映全世界澎湃的情緒的要求，儘速作答，它就要承擔極重大的責任。”

[第六〇五次會議，第三十五段。]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一年，第七五三次會議，第一三二段。

² 同上，第二段。

四五．我更要指出在該決議案中，大會請匈牙利政府准許秘書長所派視察員進入匈牙利領土，在境內自由旅行，並將其調查所得報告秘書長。我們知道匈牙利政府的答覆如何，因為 Mr. Kuznetsov 昨天在他的演說中曾加引述。無論如何，我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報上看到這個答覆。這也證明了與布達佩斯的通訊情形，並不像匈牙利當局的代表所要我們相信的那樣困難。這個答覆如下：

“這就是此時若有任何聯合國視察員到達匈牙利即可使人民發生誤會的理由。我們深信若干份子不願放下武器，在我們力求鞏固的時候，這種誤會將為一種頓挫。無論如何，匈牙利有六〇〇名以上的外國報紙通訊員，他們可以看到一切事態，可以知道一切情報，為什麼還要視察員呢？”〔第六〇五次會議，第一一〇段〕

四六．對於這種陳述，顯然無須加以評論，但是這既是對大會十一月二十一日決議案的要求的答覆，就有充分理由，再行討論，並且提出我們現有的十四國決議草案〔A/3413〕。法國代表團對該草案全力贊同。

四七．有人要說，鑒於我們所得到的堅決拒絕，重新討論這個問題，不免徒勞無功。我代表團對這種說法，不能同意。我們相信大會有責任繼續使用壓力，以至獲得滿意結果而後止。

四八．此外，在我適纔所提到的那個訪問中，Mr. Kadar 做了一個聲明，未經 Mr. Kuznetsov 引述。他說：

“外國報紙上有很多評論，說到聯合國秘書長 Mr. Hammarskjöld 及該組織視察員將到匈牙利來。我們為什麼加以拒絕？我們完全為了法律的原因。”

但是，從昨天分發的文件〔A/3414〕看來，匈牙利當局現在却說他們願意在布達佩斯接待秘書長，但附有若干尚待闡明的條件。

四九．我們有理由相信，因為要進行這個辯論，所以 Mr. Kadar 重行考慮了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所做的堅決聲明，而在原則上同意秘書長訪問布達佩斯。

五〇．我們現有的決議草案還有一個優點。它提議了前此各決議案中所未有的一項措施，這個措施應該能够立即實施，這就是遣派秘書長所指定的視察員前往匈牙利以外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當局的同意之下，自匈牙利悲劇的證人獲得我們不能在布達佩斯得到的情報。

五一．新參加本大會的羅馬尼亞代表，對於最近某次會議中使用“衛星國”一詞大為震驚，認為必須對我們全體都非常敬重，而且無須從任何人領受關於國際民主制度的教訓的人，提出關於國際民主制度的教訓。這個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及第四段若能通過，就可以使羅馬尼亞政府用文字語言以外的方法，表現其獨立，因為它可以准許秘書長所委派的視察員與匈牙利前總理 Mr. Nagy 談話；我們聽說 Mr. Nagy 自願前往羅馬尼亞，他現在據說住在該地。

五二．本大會日益明顯地認識匈牙利的悲劇。這只是一個可能危害世界和平的更大戲劇的一個方面。正如另一位法國人所說的，十年以來，斯大林稱黑為白，世界就分成兩個陣營，很嚴肅地辯論他所說的話是否正確。繼他當權的人顯然沒有他的權力或力量，也沒有獲得有利情況的協助，但也不願承認白就是白。他們要使人民相信可能是灰，這一次却沒有人相信他們。

五三．匈牙利人民英勇奮鬥，爭取得享真理的權利。現在受蘇聯奴役的幾千萬歐洲人民，也要求得享真理的權利。現在已有幾千萬人不復相信馬克斯主義中所謂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絕對不會發生戰爭的教條，正如幾千萬人已經發現了共產主義另一個“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教條是錯誤的。現在可以去問匈牙利的無產階級，正如昨天可問其他無產階級，明天可再問另一些無產階級一樣，他們是否有一個活生生的祖國，並且認為他們的祖國高於所謂發明唯物史觀者所提出的空洞理論；因為這些理想主義者雖然還是熱烈信仰國際主義者，却仍然不惜犧牲生命，求他們的國家和民族的自由。

五四．我們昨天也聽到說匈牙利的事變是少數法西斯份子造成的。Mr. Kadar 不准聯合國視察員入境，其理由為匈牙利有外國報紙記者六〇〇人，他們看到一切事態，對他們完全無所掩飾。但是正因為這六〇〇名外國報紙的視察人員看到一切事態，

因為對他們不能有任何掩飾，所以全世界的人民今日都不相信匈牙利的事變，不是該國全體人民對外帝國主義的反抗。

五五．事實上，正是 Mr. Kadar 向我們指出的外國報紙使我們認識此次領導事變的人，十年前年事尚輕，除蘇聯佔領及共產黨政權之外，別無所知。蘇聯政府和它的代表團深悉此點。

五六．有人又圖以華沙公約與北大西洋公約兩相比較。蘇聯代表團想叫誰相信可能做這種比較？據我所知，我們從來沒有看見美國政府的代表在這個發言臺上，宣稱美國的軍隊摧毀了一個歐洲國家的首都，建立了它所選擇的政府，而要求認此項行動為內政事項。

五七．此外又有一種企圖，將英法軍隊干涉埃及與匈牙利所受壓迫兩相比較，蘇聯代表團深知關於這一點，也沒有人相信它，就連那些爲了我不願意在此地評論的理由，於表決譴責蘇聯在匈牙利的行動時棄權的人，也不相信它。

五八．我國外交部長在對本大會發言時〔第五八九次會議〕，適當地處理了這種污蔑的說法。我所要說的，祇是蘇伊士運河的水，洗不淨蘇聯手上所染的匈牙利人民鮮血的百分之一。

五九．我們很注意地傾聽南斯拉夫外交部長 Mr. Popovic 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所發表的演說。他告訴我們說：

“在另一方面，若干外國政治集團必須避免與和平利益不符的宣傳或政略的目的而利用匈牙利人民現有的困難。”〔第五九九次會議第一五六段。〕

六〇．南斯拉夫外交部長大可放心，我們無意為政略的目的而利用匈牙利人民的困難。我們和他同樣地相信現在正有一個蛻變。但是我們也相信匈牙利的事件使我們有理由深懼蘇聯對那些決定掙脫蘇聯帝國主義的各國人民的願望所表現的反應，可能嚴重地危害和平。這是大會今年所須審議的最嚴重的問題，在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正確認識之後，每一個人就顯然可以了解此項事實。

六一．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Mr. Menon 說：

“我可以了解某一個代表團或一部份代表團，對某一個問題，可能較對另一個問題更為注意”。（第五九四次會議，第一一四段。）

我們也了解國家與個人相同，對於因為地理接近，種族或宗教相同的原因，更加注意與他們關係較為密切的問題。但是本組織不是大多數會員國的興趣的算學總和。它必然不能以此為限，它保障若干原則。它負責維持和平。否則，聯合國就無從執行它所負擔的任務，而將成為最大會員國集團的政治工具。我們的任務居於遠高於此的一個水平上；關於這一點，我當然與 Mr. Menon 同感。

六二．終究其極，我們必須從這個觀點，檢討匈牙利的事件，並做成決議，對那些不管情勢如何悲慘，要求我們袖手旁觀，一任事態發展的人，我願意指出，如果我們因為所謂政治現實的理由，——其結果他們在戰前已經看到——坐視一個國家受人奴役，我們就把那個國家送到歷史的墳場中去，因為我們不再相信使它繼續生存的重大力量。

六三．我可以說，沒有任何發展可成為匈牙利人民此時所受壓迫的理由。我們沒有坐視匈牙利人民淪為奴隸的權利。自由世界必須決定為遭受迫害的各國人民，發動一種道義復國運動，使最不願是非者也不得不鬆手。除此之外，我們別無他法可以防止東歐現有的紛擾嚴重地危害和平。

六四．我請各位原諒，我身為法國代表，要在結論中提到我國同胞聽說匈牙利愛國志士對侵略者高唱着“馬賽曲”時所受的感動。他們唱的那兩句是

“咄彼異國徒，
何得役吾土？”

各位也可以原諒我和法國總理同樣地指出，法國認為馬耶民族爭取自由的運動，雖然被狂暴的屠殺所壓制，却與法國在解放時代洶湧全國的運動相同。各位也不會反對我請我們中間某些人考慮法蘭西母國與海外法蘭西同尊為解放者所說的話：“在人民與監獄發生鬭爭時，終究其極，監獄必然是錯誤的。”

六五．Sir PIERSON DIXON（聯合王國）大會各代表昨天聽到蘇聯代表的演說，必然大為驚異。自從聯合國在安全理事會中開始注意蘇聯政府武裝干涉匈牙利內政事件以來，歷時已逾五週，但是昨天

Mr. Kuznetsov 和五個多星期以前 Mr. Sobolev 同樣地冷然對我們談到匈牙利的反革命，反動，法西斯份子，而且睜着眼睛說謊，把這幾個苦痛星期所發生事件的責任，完全推由險惡的外國勢力，陰謀，詭計和廣播負之。這完全是胡說，是歪曲事實，我們全都知道。

六六．我們全都知道匈牙利的事件，由於蘇聯本身的無理政策，及其匈牙利傀儡的無理政策，在全世界各地共產黨對匈牙利事件的熱烈辯論中，最少對這一點均有同意。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有勇氣公開地為 Rakosi 和他那一批人辯護。

六七．所以，即令不講廉恥，只論邏輯，我們也不要再聽到那種神話，謂匈牙利事變，是美國之音及自由歐洲廣播電臺所籌劃，由反革命派執行的反動陰謀。這就是蘇聯代表昨天煞費苦心，想渲染成為事實的神話。

六八．我們都知道事實全然不同。六星期以前奮起反抗壓迫者的是匈牙利全國人民。否則我們如何能够解釋在布達佩斯與其他地點對蘇聯重兵作戰達數星期之久的事實呢？如何能够解釋那個自稱為匈牙利政府者儘管有蘇聯坦克和大砲的支持，仍然不能在布達佩斯或全國各地至少獲得匈牙利人民的尊重呢？

六九．有人說，Mr. Nagy 的政府崩潰了。我認為這是無恥的謠言。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蘇聯軍隊的凶暴干涉，Mr. Nagy 的政府得有大多數匈牙利人民的同情，可以很快的完成其恢復全國秩序的工作。我們知道那個政府的政策是什麼。它要求匈牙利在聯合國保證下維持中立，並與其所有鄰邦保持友好關係。

七〇．但是蘇聯政府認為不夠。所以它設立了所謂 Kadar 政府。這個政府被匈牙利全體人民，包括工人和農民，所藐視憎恨。它在布達佩斯不能有所作為，在各省也毫無權力，各省的政權都操在自由選舉的革命委員會手中。在蘇聯大砲威力所及的地點，於過去幾天內恢復了一些秩序。但在其他各地，却絕對不與傀儡政府有任何合作。我認為這就是匈牙利的情況。

七一．聯合國的情況如何呢？我們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又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却沒有一個獲得遵守。就連我們秘書長自願前往布達佩斯的提議，也

沒有得到答覆。他的提議沒有得到可能使大會滿意的唯一的答覆。這就是無條件同意。因此，我很了解那些說我們在聯合國的行動完全無用者的情緒，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們的意見。

七二．迄今為止，蘇聯政府對我們一再通過的決議案均未提出答覆，因此匈牙利無權無能的當局也未提出真正的答覆。這是不錯的。但是我認為在聯合國已經慢慢地發生了極關重要的情態。全世界的輿論，慢慢地對匈牙利事件發生了影響，其過程也許我們中間一部份人認為太慢了。但由於事件發展的必然邏輯的結果，為了某種理由對某一外國在匈牙利使用狂暴武力一事視若無睹的那些國家的政府，也一個跟一個地認為它們必須正視此事。

七三．我認為這是極關重要的。我很懷疑就連深居安處在克里姆林宮的蘇聯政府，不管它如何藐視其本國輿論，竟會認為可以不顧世界其他各國的輿論。

七四．因此，我籲請所有各代表考慮十四國決議草案 [A/3413] 的全部意義。它到底是什麼？據我看來，這個草案的意義是：它予蘇聯政府，以及附和該政府現行政策的那些少數匈牙利人以一個機會，使聯合國接受它們的意見。老實說，我未見它們如何能够辦到這一點。但是最少它們有這個機會，如果它們相信它們的意見，就應該接受這個機會。如果它們拒絕聯合國視察員入境，甚且不同意秘書長前往訪問，它們就是自承有罪。

七五．Mr. HORVATH (匈牙利)：匈牙利代表團曾於十一月十九日 [第五八二次會議] 就匈牙利事件提出陳述。但是有許多代表對於法西斯主義可能於十月底及十一月初在匈牙利取得政權的嚴重危機的報導，不肯置信。最適宜於實現此事的人，已經指定了。當時的計劃是解除 Mr. Nagy 的職務，而代以 Cardinal Mindszenty，作為法西斯政權的首長。極端國家主義份子已經提出了要求，圖使臨近友好國家內住有匈牙利後裔人民的若干地區，歸還匈牙利。這種要求將造成更大的紛擾，是嚴重的戰爭威脅。

七六．各大國於一九四七年簽訂的匈牙利和平條約，規定了匈牙利的邊界。匈牙利政府無意要求修改。法西斯主義對匈牙利人民的意義是什麼？它的意義是 Horthy 政權下二十五年的生活。在那個

政權之下，匈牙利的優秀兒女，進步人士，反法西斯份子共約七〇,〇〇〇人，在經過或未經過虛有其表的審判之下，慘遭屠殺，匈牙利人民對這些年月，記憶猶新。因此，在十一月初，他們與蘇聯軍隊並肩作戰，擊潰了法西斯份子的暴動，保全了幾十萬人的生命。

七七．如果反革命獲得勝利，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執掌政權的法西斯獨裁制度，得告恢復，其意義即為在歐洲中部有一個很容易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庫。由此觀之，反革命暴動利用反對匈牙利過去領袖們錯誤政策的民衆民主運動的失敗，是有助於世界所有各國人民，有助於世界和平，而非僅有利於匈牙利人民的。大多數國家的人民都了解這一點。反革命份子之所以失敗，完全靠了匈牙利政府請求蘇聯在軍事方面予以協助。

七八．匈牙利政府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再起，其行動完全本着聯合國憲章及其與各同盟國及參戰國簽訂的和約的意旨。若干代表企圖在本大會阻撓穩定匈牙利情勢的工作，故意煽動緊張局勢，威脅世界和平，這是頗堪遺憾的事。

七九．若干代表稱匈牙利人民的政府為“匈牙利當局”或“布達佩斯當局”。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匈牙利代表團可以對期待我國成立反社會主義政府的人們提出保證：他們的幻想，將和肥皂泡一樣地成為泡影。這些人遲早必須了解不管他們如何希望能見另一個政府掌權，但匈牙利人民的合法政府是 Kadar 政府，此後仍將如此。

八〇．對於其他國家的政府，我們有的歡喜，有的不歡喜，這是必須接受的事實，而且接受得越早越好。

八一．法國外交部長在他的演說中謂安全理事會和大會特別屆會把蘇伊士運河問題看得比匈牙利問題更為重要，嚴重和迫切，他對此表示不滿。這是理所當然的。由於帝國主義侵略而產生，並且影響到許多國家的危機，比一個不影響世界和平的內政問題，更值得引起世界其他各國的注意，甚且值得各國的專力注意。我祇要指出錫蘭代表對若干方面“拼命急求”在聯合國各機關中討論匈牙利情勢的生動描述就很夠了；這些方面為了其自身利益，想使蘇伊士的侵略行為，不受重視。

八二．出席聯合國的所有各代表有一個基本任務，這就是嚴肅而客觀地對解決議程所載問題的工作，有所貢獻。不幸若干代表在他們關於匈牙利問題的演說中，甚且超過了力求聳動觀聽的報紙上所載的荒唐偽造的記載。例如委內瑞拉代表不惜宣稱“大部份人民被殲滅了”〔第五八五次會議第一三二段〕。西班牙代表以其堪與 Don Quixote 比美的幻想，想像到有一天由斯拉夫民族移殖匈牙利，使匈牙利人民效忠蘇聯。海地代表也說〔第五八四次會議〕蘇聯廢止匈牙利的民間故事。這種想入非非的誹謗調言，可以由英國、法國、荷蘭及其他西方各國的報紙予以駁斥。這些報紙沒有一個可以說是同情社會主義的，但是它們對於匈牙利國家歌舞團最近在西方各國的巡迴演出，深加讚美。

八三．匈牙利人民亟求與所有各國人民，尤其是與四鄰的鄰邦，和平共處。這種和平共存的政策及其實施，可使我國政府推行其施政計劃。這個計劃的綱要已經向大會提出，它獲得人民的擁護，因為它使人民能有較好的生活。不但如此，它消除了過去的錯誤，當有更大的機會，對和平共存與保障和平的偉大工作，提供更積極的貢獻。

八四．這個計劃宣布不久，但已得有相當進展。政府雖然仍須應付許多困難，但是情勢已告穩定。國內的反動力量仍在設法阻撓政府的工作。現在它們所用的不是武器，而是唆使破壞和罷工，以及其他陰謀手段。匈牙利大多數人民認識新政府的政策是力圖完全消除過去的錯誤，並且積極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Kadar 政府堅決拋棄了 Mr. Rakosi 所遵循的錯誤政策。匈牙利人民知道那種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匈牙利勞動人民信任他們的政府及其政策，現在力求克服此次紛擾所造成的種種困難。匈牙利人民現在所需要的是安靜與和平，就像一個口渴的人需要一杯水一樣。

八五．若干方面拒絕承認匈牙利恢復正常。工人已經恢復工作，他們仍然說罷工在繼續中。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實際上已經恢復工作，它們只肯承認有百分之十五的工人工作，又說這些工人並不工作而計劃進行新罷工。這些執迷不悟的空想家使他們自己和其本國人民一併誤入歧途。

八六．雖然缺乏運輸、燃料及電力，恢復工作的人，日見增加。奧士德 (Ozd) 的礦工有百分之九十

已經恢復工作；塔塔班牙(Tatabanya)的礦工提出了諾言，要將比 Rakosi 政權時代所沒有想像到的數額還多的煤開採出來。所有各工場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均已恢復工作。布達佩斯附近的塞配爾(Csepel)島是匈牙利最大的工業中心之一。該島上的煙囪現在都已冒煙。吉烏爾(Győr)，密斯科克(Miskolc)及其他各地的工場亦然。各方均予以協助。

八七．俗話說，患難相助的朋友是真朋友。我們的朋友送給我們麵包，煤，和窗玻璃；不是我們的朋友，却運來了武器，以圖推翻人民政權，據一月三十日的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載，剛從匈牙利及奧地利回到華盛頓的 Major General William J. Donovan 認為協助匈牙利人民的最好辦法是運送武器，供給現在仍在作戰的人。他說：我們的錯誤是在革命份子似乎佔得優勢時，沒有能夠協助他們，但是現在還不太遲”。

八八．我們從各友好國家，國際紅十字會，及其他組織獲得協助，為數已超過一億美元，其中有半數是各社會主義國家供給的。我們很快地收到若干萬噸煤，使鐵路交通能夠恢復。到現在為止，秋季的農業工作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罷工已經結束了。紡織工場和煤礦都分三班工作，運輸便利恢復正常，托兒所，電影院和酒店都已開門。

八九．匈牙利人民知道最好的幫助是自助。匈牙利有一句話說：“天助自助者”。

九〇．關於所謂放逐之說，這種報導均經證明不確，就連許多西方國家的報紙也承認這一點。在紛擾進行時，匈牙利有六〇〇名以上的新聞記者和新聞攝影員，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放逐事件，因為根本沒有這種事。後來由美國主持的自由歐洲廣播電臺大量廣播了關於放逐的虛偽報導。

九一．那個由 General Clay 設立自稱為“自由歐洲”的無恥組織，費用達六千三百萬德國馬克，多數由美國國會撥付。任何人都不能說自由歐洲廣播電臺不是一個美國機關。現在已經是聯合國制止該機關活動的時候了。這種行動將有利於許多國家的人民。他們對於聯合國這種可以提高其威望的行動將永遠感激。

九二．各報也為若干代表團寫了所謂放逐的文章，以便他們在演說中引用。

九三．美國代表昨天〔第六〇四次會議〕提到迪伯利森(Debrecen)出版的一家匈牙利報紙，說該報承認有放逐的報導，雖然在十一月十六日及該日以後，匈牙利各報均堅決否認此說，祇是報導了關於放逐的謠言。為了根絕這種謠言，匈牙利政府與大學生革命委員會同意遣派一個聯合代表團前往沙荷尼(Zahony)的國境車站，視察開往蘇聯的每一列火車。我要指出這個學生組織確實檢查了火車，發現關於放逐的新聞，全係偽構。這一段新聞也載於同一匈牙利報紙上，美國代表却未引述，我祇有遺憾。

九四．關於放逐的謠言的害處，可以從下述二例中見之。

九五．二十三歲的經濟系學生 Endre Vermes 忽然自布達佩斯的 Schonherz 街上的家中不見了。他的父母聽到許多關於放逐的謠言，深信他已經被捕，送往西伯利亞。但是幾天之後，Endre Vermes 回來了，自稱他越境前往南斯拉夫，因為他也相信了關於青年人被放逐的謠言。他在南斯拉夫遇見與他自己相似的青年約五十人，不久就知道他們全受了騙。他們之間沒有一個人確實知道有任何人被放逐。他們要求匈牙利當局協助他們回家。

九六．還有 Ferenc Vag 的例子。他是布達佩斯製燈工場的工人。他在一天夜間和他頗為悲傷的妻子闖入當地警察局，要他們的兒子，Pal。據他們所知，他被拘留在附近的軍營中，將與許多其他男童一同送往西伯利亞。警官陪同他們到軍營去找。但是 Pal 不在該地，也別無他人。兩天之後，他們收到一個電報，說 Pal 和他的叔叔在鄉間，頗為安全。

九七．我所述的例子是青年人誤信放逐謠言的若干萬個例子中的兩個。散佈這種陰險謠言的目的，是挑動對蘇聯及其人民的仇恨。但是匈牙利人民不信這種謠言，因為他們深知十二年前將他們自納粹主義下解放出來者是蘇聯，在今年十一月間的危急時期協助他們避免法西斯主義再起者也是蘇聯。

九八．集體放逐的謠言使若干萬匈牙利人民離開本國，這就引起了嚴重的困難，主要的是奧地利政府的困難。據軍事部長 Mr. Ferenc Münnich 說：有許多奧地利收容所中所有的難民均表示願意回家，他們知道回去的人沒有一個受到迫害。奧地

利政府也表示有很多難民不願意離開奧地利，因為他們希望在情勢澄清之後，能够回返本國。

九九．匈牙利政府現正竭盡所能，便利他們回國。它現在已與奧地利政府達成協議，將十八歲以下未隨家人同來的難民送到維也納的匈牙利公使館，由該公使館送回匈牙利及其父母。現在的任務不是為難民爭取移民額，而是協助大多數難民回家。

一〇〇．Kadar 政府所要求的是安寧與平靜，以便全部執行其在外交方面的計劃，並且使蘇聯軍隊可早日退回基地，並且終於全部撤出匈牙利。

一〇一．我們請聯合國協助匈牙利人民恢復正常。匈牙利政府願與任何國際人道團體合作，並歡迎聯合國秘書長。

一〇二．我們應該共同協力，注意真正關係世界大事的問題，仍然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〇三．我奉我國政府的訓令，與秘書長就其前往匈牙利之行，人道救濟工作，有關情報及其他問題，經常保持聯繫。為了實施我國政府請秘書長前往布達佩斯的邀請，我已經通知秘書長，於他認為方便的任何時間，與他會商，討論決定日期及訪問的安排。

一〇四．主席：請秘書長發言。

一〇五．秘書長：我適才聽到關於匈牙利政府對我要求在布達佩斯直接會談的答覆的說明，頗為欣慰。我將立即與 Mr. Horvath 接洽，商訂日期。

一〇六．主席：請美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一〇七．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匈牙利發言人適才所做的陳述，措詞極為審慎，但是其中有兩部份的意義不完全明瞭。

一〇八．匈牙利發言人說他已經通知秘書長，“於他認為方便的任何時間，與他會商，討論決定日期及訪問的安排”。其中“認為方便的任何時間”一語，不知道所指的是與秘書長的會商，或是前往匈牙利的日期。此外匈牙利發言人說他願與秘書長會商“討論決定日期”；他並沒有說他願意與秘書長會商“決定日期”。這兩件事大不相同。

一〇九．我現在提議本會議應停會一小時。在這一小時內，秘書長與匈牙利發言人可以商定秘書長訪問匈牙利的確實日期。我相信為這種目的，一小時足足有餘。我提議在一小時之後，秘書長若不能宣佈訪問匈牙利的確實日期，大會應繼續辯論，並通過待決的決議草案。

一一〇．主席：依照大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八條，我應該立即將美國代表的提議付表決。但是現在的情形是紐約市長今晚招待聯合國人員。我原擬提議會議應於六時散會。如果我們通過美國代表的提議，停會一小時，我們祇剩十五分鐘就到六點鐘了。我也原擬提議大會應於今晚九時三十分開會。美國代表能否同意現在散會，於今晚九時三十分再行開會？

一一一．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 (自議席發言)：這樣很好。

午後四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六〇八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二午後九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Prince WAN WATHAYAKON (泰國)

議程項目六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大會第二緊急特別屆會所審議之問題(續前)

一．主席：本席現請秘書長發言。

二．秘書長：今天下午散會後，我曾與匈牙利代表討論我訪問布達佩斯的日期及其他事項。我覺

得在一星期內我還不能離開會所，因此，我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達布達佩斯。匈牙利代表已向其政府建議請我於十六日到達該城。我預備在布達佩斯停留三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及十八日。關於其他實際事項，我已與匈牙利代表初步交換意見。明天我們將繼續討論這些問題。

三．爲了準備此次的訪問起見，我已請經濟及社會事務部次長 Mr. Phillips de Seynes 擔任我